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2.010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才烈,何茜,白强,等.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基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分析

[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36-148.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2.010.



Citation Format: CHEN Cailie, HE Xi, BAI Qia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y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s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4): 136-14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2.010.

高校学科建设赋能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分析

陈才烈¹, 何茜¹, 白强², 谭莉莉³

(1.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2. 铜仁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3. 重庆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54)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是高校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为了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必须完善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交叉学科建设,以及与战略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角度出发,探讨高校学科建设如何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寻找其推进路径,对于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经催生了创新驱动、高质量要素、开放包容、要素协同等创新特征,揭示了高校学科建设在赋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融合、价值效率、跨界协同、系统交互等逻辑耦合。然而,在高校学科建设的实践中,仍存在组织逻辑、价值逻辑、文化逻辑、动力逻辑等方面的阻隔,影响了其对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赋能。为了克服这些阻隔,可以加强科技创新的组织化、推动学科与产业的融合化、建设超学科文化、推动学科与科技人才一体化,从而增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产业创新力、文化软实力和发展支撑力。因此,高校学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基础研究的深化,更要关注应用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在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承担更为重要的使命。未来,高校应继续深化学科建设改革,加强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互动融合,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研究”(BIA220053);2023年重庆市辅导员择优资助计划重点项目“高校辅导员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高等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路径研究”(fdyzy2023001);2024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思政专项一般课题“新就业形态下高校毕业生就业认知与选择矛盾性研究”(24SKSZ001);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教育强国引领下重庆市高校工程硕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yig241012)

作者简介:陈才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Email: 1982279765@qq.com;何茜,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白强,博士,铜仁学院教授;谭莉莉,博士,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高校学科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知识生产模式;新质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4-0136-13

一、问题提出与学术进展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2025年3月,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可以认为,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无不围绕科技创新展开,其目的正是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此,党中央紧扣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眼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围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与“学科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诸如: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事实上,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学科知识生产量直接关系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学科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新型劳动者。如今,世界已进入密集创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于深刻而广泛的生产力变革期,加快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迫切需要高校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是时代最新科技产业化的产物^[3],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当前,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持续发生深刻变革,衍生新质生产力的许多“新质”特征。

(二)学术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自2023年9月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以及2023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024年3月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来,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其学术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科学内涵研究方面,学界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的生产力”^[4-7],“以绿色发展为基本方向的生产力”^[8],“以新兴产业为主要载体的生产力”^[9];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为核心标志的生产力^[10];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作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能够带来高品质社会生活的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级跃迁^[11];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是新旧动能的转换,可概括为“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以及这三个方面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12]。(2)在典型特征研究方面,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特征体现在“新”“质”“力”三个方面,“新”即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载体,“质”即超越传统的特质转换,“力”即从势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驱动力量的升级^[13];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14];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本特

征^[15]。此外,另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新产业赋能的前瞻性、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三个基本特征^[16]。(3)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价值研究方面,学界达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共识,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飞跃,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17];还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实践逻辑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而且融入了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对“破解经济转型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18],对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19]。(4)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方面,学界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高质量对外开放等方面达成共识,如学者陈浩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蓄势赋能,需要“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创造和应用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推动更高水平生产力要素匹配”^[20]等,富有实践参考价值。

(三)研究思路

目前理论界遵循“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维逻辑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忽视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当前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进而改变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同时,高校是学科建设、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主阵地,对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已有研究极少立足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视角深入探究高校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关系及实践进路。显然,立足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视角,深入分析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耦合逻辑,审视实践中的逻辑阻隔,进而找到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推进路径,对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衍生国家创新体系“新质”特征

纵观人类知识生产发展史,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相继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三种模式。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一种“纯知识”生产模式,在封闭的象牙塔里进行,学者支配着知识生产全过程,知识创新活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个体性行为,适应了非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随着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生产模式Ⅱ尤其是模式Ⅲ的相继诞生,彻底打破了知识生产主体单一、知识生产场域封闭的知识生产模式Ⅰ范式,知识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等主体融为一体的多元要素协同、多维系统集成的知识生产创新网络^[21],衍生出国家创新体系的许多“新质”特征。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新质科技驱动特征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新”,首先体现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不是单一要素的增加或积累,而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整体跃升,这是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区别。如今,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其根本推动力量是系列原创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技术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从根本上讲,生产力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史,历史上历次生产力的整体性跃升,均以系列开创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技术变革为前提条件,由科学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进而促使生产力系统整体转型,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催生新产业,形成新业态,带来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创新特征正在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中鲜活呈现,意味着知识生

产模式变革已经衍生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从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形成,再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诞生,不仅仅是大学、产业、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知识生产主体的联盟,更是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的集成创新驱动行为。从知识生产动力源看,无论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都已呈现出崭新的科技创新驱动特征,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打破传统的“学科依附壁垒”^[22],深度融合知识生产与创新全过程,在集成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性驱动作用,成为网络化、系统化知识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推动着知识生产创新、再创新,进而产生颠覆性创新,赋予知识创新活动崭新的高科技特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科技支持,催生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优势,体现出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驱动特性^[23]。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高质要素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4],具有高质要素特征,它以高质劳动者、高质劳动对象、高质劳动资料为核心要素,通过三者融合渗透,驱动生产力发生“质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质劳动者。新质生产力下的劳动者是具有现代科学素养,掌握数字信息技术,具备跨学科融合能力和跨界别协作能力、能够适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场景的新型劳动者。二是高质劳动工具。新质生产力下的劳动工具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高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精尖”生产工具,如高速网络、大数据中心、智能物流等新型设施设备系统等。三是高质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新材料、新能源,更多的是信息、数据、知识等非物质加工对象^[25],它们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挖掘、处理,深度融入现代产业,拓展劳动对象,释放巨大效能。

如今,正在持续演进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已经衍生出新质生产力的高质要素特征。在知识生产模式Ⅱ尤其是模式Ⅲ情境下,从劳动者视角看,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等结成了高度聚合的知识生产联盟,生成了跨学科、跨界别、跨文化的新型知识创新“多重螺旋”共同体,具有多元知识、技术整合能力,是融主体交互、信息交互、知识交互、技术交互于一体的新型知识创新主体。从劳动工具看,知识生产共同体在共同目标驱动下,通过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术交互,生成网络化、系统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从劳动对象看,知识生产共同体在鲜活的应用场景中,以新材料、新能源等有形物质和新知识、新数据、新技术等无形资源为加工对象,实现资源整合、要素优化、效率提升,产生新动能,形成新业态。

(三)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包容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开放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具有开放包容特征。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相互借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是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进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人类福祉的过程。发展创新体系,必须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谋共享之福,才能在全球产业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重塑中利好中国、惠及世界。加快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要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创新链、产业链,加强共建共享、交流互鉴,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找提升路径、拓展升级空间,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推动形成生产力新质态。

显然,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深刻改革,已经衍生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包容特征。知识生产模式Ⅲ已经将知识生产推向多形态、多节点的开放化情境。不仅国内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从封闭走向开放,结成知识创新共同体,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产业、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基于共同的全球性问题结成国际合作联盟,协同开展跨国别、跨地区、跨组织、跨学科知识创新活动。在此过

程中,学术文化、产业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生态,并以此为纽带生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对接,引领知识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赋能产业技术创新和效益跃升,形成新动能、催生新业态。可以预测,这种体现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包容特征的趋势将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变革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发展而更加凸显。

(四)国家创新体系的要素协同特征

要素协同是生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条件,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多要素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过程。从构成要素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相互作用的集合体,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本质就是三者优化组合的跃升过程^[26]。透视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发现,知识、数据、技术等要素正在加速驱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生成高素质的新质劳动者,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劳动资料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劳动对象。从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要素看,教育、科技、人才不仅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根“顶梁柱”^[27],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面“承重墙”,三者缺一不可,正是由于三者的一体联动,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见,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具有显著的要素协同特征。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也是知识生产要素高度协同的知识创新过程。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诞生,已经衍生出知识生产要素协同创新的显著特征:知识生产的主体协同不仅生成了高度融合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为知识创新提供了新质劳动者,而且促成了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联动。在此情境下,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社会已经结成以知识创新为使命、以应用创新为目的的共同体,成为高度集成、最具活力的新质生产力因素。同时,还促成了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效融合,有利于实现人才、资本、资源的优化组合和系统集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要素效率和整体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显然,随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和延伸,这种体现国家创新体系要素协同的特征将更加凸显。

三、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逻辑耦合

知识生产是高校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高校学科建设是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直接体现和生动写照。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之所以衍生出国家创新体系的许多“新质”特征,根本原因在于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要求的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耦合性,这也是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

(一)主体融合逻辑耦合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首先体现在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二者之间具有主体融合的逻辑耦合性。换言之,主体融合是二者的专属共同逻辑。高校学科建设能够通过知识生产共同体建构助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活跃要素即新质劳动者队伍的生成,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最活跃、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人才支撑,这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融合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劳动主体具有显著的融合特征。传统生产力对劳动主体要求更多的是能够熟练掌握某种劳动工具的操作和维修技术,如农耕技术、机车操作技术、电机操控技术等,熟练农民、熟练工人是传统生产力的主体。而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不仅是能够熟练掌握现代化设施设备操作和维护技术的劳动者,更是具备数字、网络、低碳等现代技术的“新质”劳动者,是集

多种现代技术于一身的新质劳动者,具有显著的融合性。新质生产力的主体融合逻辑还体现在更加强调多元主体的集成融通,特别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大学、政府、企业、社会研究机构的跨界别甚至跨国际融合体是颠覆性科技创新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主体条件。这正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主体融合逻辑相耦合。因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主体不再是高校学者或学科团队“纯主体”,而是由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基于某种特定目标而结成的知识创新共同体,是高度融合的知识创造主体,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融合逻辑高度耦合,这正是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逻辑根据。

(二)价值效率逻辑耦合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表明,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场”,从理论创新转向理论创新与应用创新并重,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人类共同问题、人民生命健康,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的价值导向已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逻辑遵循。高校学科建设再也不是“闲逸好奇”的事情,而是服务国家或区域某种特定战略目标、具有鲜明知识应用价值追求的知识创新活动,追求知识应用最大化。这一逻辑与国家创新体系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创造新动能、赢得新优势的价值效率逻辑相吻合。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新质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是根本特征,它追求智能化、数智化、自动化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促进生产要素配置最优化,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创造最大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显然,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高校学科建设的支撑。

高校学科建设对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高校学科建设以问题解决为价值导向的知识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新质生产力主体看,掌握高科技知识是新质劳动者的核心素养之一。从新质生产力劳动工具看,人工智能、虚拟平台、物联网、大数据库、自动化制造等先进设备设施无一不具有高科技特性。从新质生产力劳动资料要素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同样具有高科技特性。高校学科建设正是通过这些关键知识创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高科技知识支撑。(2)高校学科建设以应用贡献率提升为目标的应用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背景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不是生产“僵化”知识,而是通过校政企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将知识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

(三)跨界协同逻辑耦合

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具有跨界协同逻辑的耦合性,跨界协同不仅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时代要求。国家创新体系的跨界协同逻辑具有两重意蕴:(1)国际跨界协同。国家创新体系是体现开放、共享理念的生产力质态,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加快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必须走开放创新之路,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强跨国合作、技术共享、市场互通,促进国际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高地。(2)国内跨界协同。从国内看,加快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就是要通过加强高校、政府、市场等主体要素协同、区域间创新协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协同,盘活国内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效率,实现资源共享高效利用。

从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出现,再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诞生,都呈现出显著的跨界协同特征。知识生产模式Ⅱ形成大学、产业、政府协同的“三螺旋”动力结构,知识生产模式Ⅲ形成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协同的“四螺旋”动力结构,都具有跨界协同共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1)学科组织跨界协同,知识生产主体走向高度聚合^[28]。即国内国际间的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研究机构等从

相异走向相融,结成了具有“共谋关系”^[29]的知识生产共同体,这与新质生产力劳动者主体要素协同具有内在一致性。(2)学科资源要素跨界协同,知识生产要素走向优化配置。科学知识、数据信息、智能技术、文化观念等随着学科组织的跨界融合而在国内国际间实现超越时空的流通,促进知识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提供新动能。

(四)系统交互逻辑耦合

国家创新体系是多元主体交互作用、多元要素协同蓄势的系统工程,遵循系统交互的生成逻辑。从要素系统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工具、新质劳动对象三者交互作用、深度融合的整体系统。新质劳动者是新质劳动工具的操作者和新质劳动资料的加工者,新质劳动工具是新质劳动者加工新质劳动对象的手段,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劳动者运用新质劳动工具进行加工改造的标的,三者深度渗透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动力系统看,国家创新体系的生成是科技创新、教育创新、人才机制创新等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各个系统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进而形成合力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变革,形成新业态、新优势。

同样,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也遵循着系统交互的知识创新逻辑,与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交互逻辑耦合。知识生产模式Ⅲ就是一个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多维知识创新网络系统,“本质是多主体、多形态、多维度的知识生产机制”^[30],多主体、多形态、多节点、多边互动实现知识生产要素的动态优化整合^[31]。(1)人力资本系统交互逻辑。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乃至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形成人力资本交互系统网络,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2)学科知识交互逻辑。知识创新突破了传统的学科思维,形成了“超学科”交互作用的创新网络,不同学科知识交汇碰撞,协同知识创新和应用转化。(3)社会资本系统交互逻辑。社会组织机构和公民社会成为知识创新与应用重要主体,将社会资本融入知识创新过程,形成社会资本集聚助力知识创新和应用的网络交互系统,生成更高形态的知识创新生态,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提质增速。

四、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逻辑阻隔

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要求的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内在逻辑的耦合性,但实践中高校学科建设因受传统思维观念、建设实践惯性、评价体制机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学科组织、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发展动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逻辑阻隔,制约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效能提升。

(一)跨界融合的组织逻辑阻隔

高校学科建设主体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单一同质主体转变为新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多元跨界融合主体是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逻辑。从组织特征看,从单一的同质主体转变为多元跨界融合主体,既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背景下高校学科建设主体的组织特性,也是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即劳动者的组织特性。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主体是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构成的“四重螺旋”融合体,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国内与国际双循环联动的融合体。这表明,跨界融合既是高校学科建设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壮大、形成新业态、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内在要求。

但问题是,现实中的高校学科建设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组织逻辑阻隔,虽然学科建设主体的“协调合作的组织特征”^[32]日益明显,建立了不少校政企、产学研协作组织,但跨界而不相融,形聚而神散,人才培养的供给与需求矛盾较为突出,不能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对新质劳动者的需要。新质

劳动者之“新”,新在新的人才素质要求,这就要求高校要以学科为阵地、以校企协同为纽带,培养具有前沿科学技术素养、能够适应现代智能化、数字化工作场景的新型人才,而实践中由于高校学科建设主体与产业主体融合不深,导致高校学科方向、专业结构、课程设置等与企业行业需求脱节,不能完全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显然,打通高校学科建设组织逻辑阻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急需人才支撑^[33]已是当下高校学科建设组织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应用创新的价值逻辑阻隔

新质生产力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34],具有鲜明的价值逻辑。国家创新体系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目标是通过创新驱动尤其是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应用价值逻辑,就是要以科技创新实现生产要素升级,催生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促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逻辑的实现,离不开以知识创新为根本任务的高校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

审视现实中的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仍然面临着学术创新与应用创新的价值逻辑冲突^[35],学术逻辑与应用逻辑未能实现有机统一,制约着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1)“为知识而知识”的高校学科建设逻辑思维仍然根深蒂固,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结构不紧,与社会现实需求脱节,知识生产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高校学科建设存在的实践共性问题,即使“双一流”高校学科建设也与社会需求存在“反差现象”^[36],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断层^[37],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不紧,很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原创性科技支撑。(2)“为应用而应用”的学科建设逻辑思维导致高校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创新不足,应用创新难以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的颠覆性突破,不能有力支撑企业转型变革,难以促进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的形成,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因此,消除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中学术创新与应用创新的价值逻辑冲突,仍是当下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必须高度重视的紧要议题。

(三)开放发展的文化逻辑阻隔

文化是国家创新体系生成和发展的“软实力”。从创新体系结构和功能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多元系统相互作用的系统互动过程,是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数据等多元生产要素系统有机合成形成的新质态。生产要素合成过程,本身就是打造开放发展文化的过程。开放发展文化是新质生产力实现系统集成、要素优化、功能跃升的“粘合剂”,否则,生产力要素系统就会彼此孤立,不可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环境看,必须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度参与国际创新体系,融入国际科技创新网络,协同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才能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这是打造全球开放创新体系、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是世界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过程。

审视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仍然面临着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发展的文化逻辑阻隔,根本原因在于学术文化与市场文化的价值追求矛盾。知识体系不是抽象的产物^[38],其生产根植于具体社会实践之中^[39]。长期以来,“高深学问”的学术逻辑追求“为科学而科学”,重在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而市场文化则追求现实利益的满足和商业利益最大化,与学术文化尖锐对立,制约着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不利于学科赋能新生产力开放发展。此外,虽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更加强调服务国家急需”^[40],但“工具理性”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失衡、能力不足等问题,可能只造就“一批数据上的一流学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学科”^[41]。因此,在建设以需求导向,扭转指标化评价政策,完善服务导向的学科评价制度体系,促进学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经济建设主

战场开放发展方面,仍是当前高校学科建设面临的紧要议题。

(四)多元协同的动力逻辑阻隔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多维协同发力^[42]。首先,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是科技创新深度融入生产要素、生产环节,并对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催化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需要产业形态、组织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协同发力,才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决定了校、政、企等相关主体尤其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是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的过程,需要部门协同、政策协同、目标协同、资源协同,形成推动合力。再次,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是国内与国际相关主体交流互鉴的过程,需要提升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创新资源。最后,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带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43]的过程,离不开相关经济实体的协同互动。

虽然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已经衍生国家创新体系的要素协同特征,但现实中的高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对多元要素协同的动力逻辑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1)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组织虽然结成了知识生产共同体,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趋势日益凸显,但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形聚神散”的问题,导致创新链与产业链未能有效衔接,难以协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升级缺乏技术支撑。(2)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联动,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障碍。缺乏有效的部门协同、政策协同、资源协同机制,难以产生协同效应,“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44],难以为新质生产力全要素提升提供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撑,制约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

五、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推进路径

加快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科技和智力优势,而学科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功能的载体,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联动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题中之义。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迫切要求破除高校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逻辑阻隔,从科技创新、产教融合、文化打造等方面全面发力,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发展。

(一)加强科技创新组织化,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核心驱动力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45]。组织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都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量,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科技创新驱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第一驱动力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史表明,重大原始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第一因素,是每一次生产力整体跃升的根本动因。当前,制约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讨不来、要不来,必须“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46]。这就要求高校学科建设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加强有组织科研、组织集成式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才能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47]。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的堵点、难点、痛点、卡点^[48],一方面,要打造优质科研团队,集聚科研资源。要动真格打破院系、学科壁垒,整合优势科研力量,建设集成式科研团队,改变“广种薄收”的学科资源投入方式,将科研平台、经费等资源汇聚到具有重大科技攻关能力的学科团队上来。另一方面,要瞄准重大战略需求,凝炼学科方向。要瞄准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凝炼学科方向,将科研目标转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再一方面,要改革科研评价制度,催化重大原始创新。坚持理论创新与应用创新相结合,建构原创

性新科技创新激励制度,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

(二)推动学科产业融合化,赋能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力

产业创新是创新体系的载体,是新质生产力驱动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这就需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紧密对接,才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创新能力,由此决定了推动学科链与产业链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校学科建设赋能产业创新力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从现实看,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面向产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作用更加凸显,但仍面临着创新观念上和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必须疏通高校学科建设从学术创新到应用创新的价值逻辑阻隔、破除体制上的障碍,建构学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赋能产业创新力。一方面,要加大学术创新与应用创新协同创新力度,加速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应用的进程。要转变学科建设思维观念,树立协同创新理念,通过创建产学研命运共同体,建立健全协同研发、技术购买、专利交换、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破除高校学科建设学术创新与应用创新“两张皮”现象,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转化,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破除学科链与产业链条块分割制度障碍,建构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制度体系。现实中,学科链之所以与产业链脱节,原因在于高校与产业条块分割而造成考核评价制度各自为政,“自弹自唱”,削弱制度协同合力。鉴此,要重点加强高校与产业的评价制度协同,在人才评价、绩效考核、利益分配上要达成目标和价值的一致性,切实促进学科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49]。

(三)着力建设超学科文化,赋能国家创新体系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深层精神动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互动与协同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国家创新体系不仅仅涉及产业文明、物质文明,而且也涉及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生产力发展,而且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发展。从新质生产力自身发展过程看,是科技创新深度融入生产力要素、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各环节,进而形成新业态、新动能的协同创新过程。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创新文化、协同文化、开放文化,是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深层精神动力和文化软实力。显然,高校学科建设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大趋势,着力建设超越学科组织、学科知识边界的“超学科”文化,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软实力支撑。超学科文化是以“超学科”为视界、以“创新”为支点、以“协同”为主线、以“问题”为中心的异质、跨界、融合性知识创新文化。针对当下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文化逻辑阻隔,“打破孤立封闭的学科文化生态”^[50],建设开放、包容、共生的超学科文化生态已是高校学科文化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学科组织文化建设,将多元学科建设主体价值观念、目标追求、行为规范凝聚到问题导向、任务驱动的轨道上来,形成形神兼具的学科建设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制度文化建设,以超学科理念为统领,通过学科建设管理、学科方向决策、学科资源配置等制度的科学化建构,形成以制度聚人心、汇力量、破难题的制度文化,促进多元主体、多元利益整合,形成超学科文化,为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四)学科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支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更是特别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这些重要指示为推进学科、科技、人才一体联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学科是承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使命的重要载体,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联结点,直接影响科技创新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我国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始终将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置于先行地位^[51]。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就是学科、科技、人才一体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打通三者之间的动力逻辑阻隔,促成学科、科技、人才一体联动,才能有效提升高校学科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力。可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学科、科技、人才一体联动:一是着力建设“三高地”,形成部门协同机制。打破学科、科技、人才在国家 and 地方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立状态,统筹建设学科建设高地、科技创新高地、人才聚集高地“三高地建设”,促进跨部门一体联动,提升创新整体效能。二是着力推动“三优化”,优化教育治理体系。加强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学科结构、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三者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要求,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着力推动“三融入”,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着力推动企业深度融入高校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提供新质人才支撑。

六、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学科是高校办学的基石,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功能的载体,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联结点。高校学科建设质量直接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与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具有天然的逻辑耦合。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加速重塑世界版图的今天,高校应当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发展趋势,跳出学科看学科、回应战略需求建学科,瞄准国家创新发展要求,重新审视学科建设的历史方位、战略定位和重大使命,打通赋能国家创新体系的逻辑阻隔,系统规划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路径,才能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充分彰显学科建设赋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理论中国,2024-07-21(01)
- [2]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 (2025-03-1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 [3] 彭绪庶.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J]. 经济纵横, 2024(3):23-30.
- [4] 姚树洁,张小倩.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2-128.
- [5] 张夏恒. 数字经济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14.
- [6]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2-22.
- [7] 李政,崔慧永.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29-144.
- [8] 柳思,董军. 科技创新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要素研究: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思考[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303-316.
- [9] 许恒兵. 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1-9.
- [10] 刘洋.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J]. 红旗文稿, 2023(24):20-22.
- [11]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51-58.
- [12] 洪银兴. 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 经济学动态,2024(1): 3-11.
- [13] 费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及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103-110.
- [14] 李晓华.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J]. 人民论坛,2023(21):15-17.
- [15] 李政,廖晓东.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成逻辑、原创价值与实践路径[J]. 江海学刊, 2023(6):91-98.

- [16]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17] 张乐.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人民论坛,2023(21):11-14.
- [18] 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1-11.
- [19] 王瑜聪,刘华初.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现实功能及其发展路径[J].晋阳学刊,2024(2):65-70.
- [20] 陈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J].人民日报,2024-03-01(09).
- [21] 白强.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Ⅲ的高校学科高质量发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3(4):41-47.
- [22] 李志峰,高慧,张忠家.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模式创新[J].教育研究,2014(3):55-63.
- [23]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24]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2-2(1).
- [25]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26] 彭莹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要素与实践要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3-22.
- [27] 白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驱动逻辑、关键路径与中国突破:基于英德美三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考察[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10):1447-1458.
- [28] 白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与机制建构[J].大学教育科学,2022(5):14-22.
- [29] 海尔格·诺沃特尼.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公众[M].冷民,徐秋慧,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
- [30] 马永红,张晓会.跨学科的内涵、机理及衍变路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1):30-37.
- [31]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Mod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Twenty-first-century Democrac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M]. Springer New York, 2012: 29.
- [32] 郝海霞,王佳昕.高校跨学科科研组织知识生产主体的权力关系及特征分析:基于T大学工程学科的案例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2):62-70.
- [33] 张小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急需人才[N].人民日报,2024-04-17(05).
- [34] 张林.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J].经济学家,2024(3):15-24.
- [35] 白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危机与化解[J].科学管理研究,2024(2):41-48.
- [36] 蒋观丽,刘志明.外嵌与内生:“双一流”建设背景高校学科组织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行动逻辑[J].江苏高教,2023(8):70-78.
- [37] 陈亮.创业型大学建设中的学科危机与理论路向[J].社会科学战线,2023(3):229-238.
- [38] 黄江华,许志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30-143.
- [39] 赵联飞,徐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理与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17-129.
- [40] 刘昊,盛文杰.“双一流”建设: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J].大学教育科学,2024(2):67-76.
- [41] 宣勇.大学学科的建设与评价:从事学科研究20年的回顾与展望[J].大学与学科,2023(1):1-9.
- [42] 陈晓红.多维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N].中国经济时报,2024-1-29.
- [43] 王世泰,曹劲松.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J].南京社会科学,2024(3):10-22.
- [44] 乔黎黎,任志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J].宏观经济管理,2024(3):60-67.
- [45]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3):4-11.
- [46]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1).
- [47] 陈亚平,韩凤芹.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研院所年薪制改革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52-163.
- [48] 白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趋势、逻辑转向与机制创新[J].江苏高教,2023(7):28-37.
- [49] 李平,孙晓敬,曹明平.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61-179.
- [50] 张洋磊,张应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冲突及其治理[J].教育研究,2017(9):55-60.
- [51] 褚照锋,罗志敏.新中国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4):53-64.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by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s

CHEN Cailie¹, HE Xi¹, BAI Qiang², TAN Lili³

(1.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2.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P. R.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emphas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and mechanism that support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systems, and improving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re is an inherent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mpower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that meet the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exploring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s can empower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finding its promotion path are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t pre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has given rise to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element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element synergy, revealing the logical coupling in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mpower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cluding subject integration, value efficiency,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and systematic interaction.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till barrier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logic, value logic, cultural logic, and dynamic logic, which affect its empower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overcome these barriers, it is possible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es, build a transdisciplinary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core driving force, industrial innovation capacity,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development support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deepening of basic research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market demand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empower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责任编辑 彭建国)